

無知的放生是更大的殺戮

兼顧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的放生方法

文/圖 王巧萍 ■ 農委會林業試驗所育林組副研究員

2011年5月初夏，東華大學的張世杰老師在棲蘭長期生態試驗地例行每兩週一次的研究工作後，昭告大家「樣區有蛇」，以後工作要小心，從那驚鴻一瞥推測應該是菊池氏龜殼花。雖然據台灣大學李玲玲教授的調查認為，在棲蘭出沒的蛇類高達32種，可說是台灣蛇類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地區之一，但樣區設立十年來，在早已超過200多次的野外調查與觀測工作中，我們從未有幸在那陰濕冷涼的樣區內巧遇任何這種位在食物鏈上階的美麗生物。然而相隔一週，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就在我完成取樣離開100號林道剛轉出北橫公路時，驚見馬路正中間立著一條成人手臂粗的巨大眼鏡蛇，怎麼嚇牠趕牠都沒有用，最後好不容易才由路過的原住民朋友用長桿把牠請到坡下的林子裡。我們緩緩低速下山，沿途約1、2公里林冠較開闊的路段，每幾十公尺就一條死蛇，每一

條都有上百公分長，種類不一，體形之大、數量之多只能用怵目驚心來形容。

對於台灣東北部森林的兩棲爬蟲類這種外溫動物來說，春末夏初的氣溫顯然不夠溫暖，牠們總是忍不住在春雨間歇陽光乍現的日子到馬路上給太陽晒晒背，或讓肚皮貼在溫熱的柏油路上取暖，但也因此往往喪生在刻意輾過或閃避不及的車輪下。十多年出入台灣各地山林的經驗，在春末夏初的山路上撿拾過山刀、南蛇、青竹絲甚至雨傘節或龜殼花的遺骸，已是家常便飯。但在海拔上千公尺的山路遇見大量蛇屍，甚至是眼鏡蛇，絕非平常。

宜蘭大學的毛俊傑老師一眼就認出，照片上那條一米多長背部呈花花的棕色而肚子黃白色的是西部平原眼鏡蛇，因為東部平原的眼鏡蛇是頸部以下全黑，且體背即使有白斑，也會明顯呈細環狀。活在西部低海拔平原的蛇，會

出現在東北部濕冷的森林山區，除了人為刻意的放生，還有什麼可能呢？你或許會問，不都同一種蛇有什麼關係嗎？有的，雖然民眾或許對於生態學家關切的「演化意義、遺傳特性、基因污染」沒有興趣也不在乎，但這種遺傳變異度低卻外觀明顯差異的現象，很可能就是因為東西部氣候的差異，使同一種蛇在長期的演化下，各自演變出明顯不同體色的結果。放生的人是希望牠們可以活下去，但棲蘭山太冷了，我們不知道牠們較淡的體色在陰濕多雨的東北部是否可以吸收到足夠的陽光；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體型巨大的外來蛇，到了山林中根本就成了惡霸，會吃掉原本生活在當地體型較小的蛇。有證據嗎？有的，三年前毛老師就曾在附近撿到一條頭被車子壓扁的標本，肚破腸流的蛇腹中擠出了兩條還沒被消化的當地原生小型蛇。我們當然無法確定去年的那一大群被壓死在馬路上的大蛇，和三年前的是不是同一批，但可以推測的是，當時如果有幸存下來的，對原本居住在這個棲地上的生物來說，或許已經造成了無法評估的威脅。

所以是有人不斷的在放生嗎？毫無疑問，是的。翻看環境資訊中心近一年來的報導，2011年8月東石漁民在港區捕到高達2公噸掠食性超強的大紅魮，推測這種已長到15公斤重殺傷力超大而號稱魚虎的外來魚，應該就是多年前宗教放生的結果。同年9月，渾身充滿了悲愴而睡不著覺的名嘴陳文茜與夢想家建築物師姚仁喜，一起在一個月圓之月，陪同悄悄在台灣各地作了近30年功德的法師及排了長長一線車流的信徒，到一個號稱允許放生的水庫，放了14,000斤價值500萬卻不知是什麼種類的活魚，

結果引發了大批環保人士的撻伐。然而，放生活動卻仍在各處無聲的進行著。10月台中大坑居民發現有心人帶整箱的眼鏡蛇、龜殼花來放生，出沒的毒蛇使當地人心惶惶，但由於放生保育類毒蛇並不犯法，民眾只能自求多福；而同時高雄旗山區中寮虎型溝溪的深潭再度遭不明人士放生上百尾錦鯉，而更離譜的是連台灣最高學府台灣大學的生態池，也在同時被發現因有人放生牛蛙、鰲、金魚等，不只原生蛙類受到威脅，大家熱愛的螢火蟲更面臨滅跡的危機。而近日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苗栗縣長繼之前的珍珠石斑及去年的牛蛙後，即使倍受抨擊，仍明知故犯的執意在老田寮溪流放14,000尾實為外來種的草魚與大頭鱸魚苗；以及2012年6月中在福山植物園連外道路被放生的那117斤巨大眼鏡蛇。

多年來政府不是沒有強力宣導，也不是沒有立法規範，但被放生的物種與棲地之複雜，天上飛的、水裡游的、地上跑的、土裡鑽的，上至高山、下至海洋，什麼能放、什麼不應放，那裡可以放什麼、不應放什麼，在在都是學問，執法者有時也難以判斷。於是動保團體、環境組織與學者以及正解佛學的大德，只能不斷的以「不當放生與放死無異」來勸阻。然而，這些文宣武令與口誅筆伐，對堅信放生功德者來說，無異只是冤親債主與邪魔外道在試煉他們對執行放生的決心。信仰者與環保者之間沒有交集，寧願錯救一百也不願漏放一隻，放生之後的種種苦難災殃，對消業障者而言卻都只是「大自然」的事，他的慈悲豈容質疑。

所以在台灣，平均每天至少二次、每年超過二億的放生活動與交易，從沒有因為法令宣

導與勸戒而減少，甚至許多有東方人聚居的西方環境也已受到宗教放生所波及。據2012年4月紐約時報的報導，學者分析493隻分別由來自舊金山、洛杉磯及紐約的牛蛙，其中62%都已感染了現今兩棲類最恐怖的神秘殺手—蛙壺菌(一種皮膚性的壺菌 *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這個種皮膚性的病菌，使得兩棲生物無法在水中吸收氧氣，進而導致心臟停止，早在5年前就已被各國的科學家所關注，卻苦無防治方法。過去十多年，生態學家認為人類的過度開發、環境污染、全球氣候變遷及病菌感染等各種複雜因子的交集，造成了全球超過170種蛙類滅絕，及過半數以上蛙類(約1,900種)的生存岌岌可危。但由近兩年的調查結果看來，蛙壺菌感染的問題儼然凌駕了一切，哥斯大黎加及巴拿馬雨林中四分之三的蛙類因為這個菌而族群銳減，從澳洲、中南美洲、到整個北美甚至日本，受感染的物種數量急遽增加，全球超過半數(約2,500種)蛙類、蟾蜍及其他兩棲類因之而族群量持續減少，且超過三分之一的兩棲生物正因為感染這個菌而瀕臨絕種。而使蛙壺菌能快速廣泛散佈的矛頭，正指向國際間兩棲生物合法交易(食用牛蛙)與非法走私(當寵物)後的不當放生，而其中最令人擔心害怕的，就是染病卻仍可存活繁殖的最佳帶原者—牛蛙。更恐怖的是，那些染病了的牛蛙即使被限制在特定範圍內，但蛙壺菌卻可以隨著養殖水而被散布出去。

指責放生者的無心之過並非於事無補，且相信多數放生者的慈悲也並非自我救贖的偽善，但對佛法的不明就理、對環境的無感、對生物的錯誤認知與不在乎，卻也是促使販賣功

德者得以年年銷售消業障速食包而長紅的主因。空有信願、滿懷慈悲，但若缺乏智慧，即使按部就班的依照放生儀軌虔誠行事，卻依舊誤解了放生的意義。或許有人要問，那不放牛蛙、也不放眼鏡蛇，改放別的可以嗎？例如可以幫忙改良土質的蚯蚓(拜託千萬不要錯放入侵危害整個新熱帶土壤生態系的黃頸蜷蚓啊)？可以吃子子的蓋斑鬥魚(你要確定你放的不是彩兔，而且當地沒有其他珍稀的小型魚類)？可以復育河川及海洋的原生種魚苗(好，即便您很專業的不是西魚東放，但您知道單一物種的瞬時大量增加絕對不是生態復育，而已遭污染的水質和已受破壞的水文棲地如果不改善，放什麼也沒有用啊)？你弄錯了，沒有人反對放生，只是請再次思考印光大師所說的：「諸餘罪中，殺業最重，諸功德中，放生第一。」以現今無知的放生祈福活動與譁眾取寵的保育政治秀中，絕對是殺業多於功德。

那究竟有沒有真的可以兼顧環境保護與生態平衡的放生方法？當然有，而且多得不得了。例如，落實就地抓、當地放，我們曾在金門看過有人不斷的把市場中特產於金門潮間帶的花蛤買來放回原來的沙灘。例如，選購堅持不用農藥的米糧、蔬菜與水果，支持友善耕作的小農，那你已放生了無數昆蟲、蚯蚓、蜘蛛、螞蟻、青蛙、泥鰍、魚蝦、螺貝、鳥類、蛇類、還有族繁不及備載的大小生物。又例如，勸阻小朋友不撈溪蝦小魚、不捕蟲蝶、不買獨角仙、不抓螃蟹，那些他很想養卻養不活的小生物；還有不撿走沙灘上的美麗貝殼，那你又放生了好多寄居蟹。再例如，當你有錢蓋農舍的時候，能多留一些泥土地長野草就多留

一些，儘量減少水泥鋪面或人工草皮，那你又多放生了好多其實你也叫不出名字的昆蟲，和你可能也不想認識的土壤無脊椎動物，當然隨之而來的，你又養活了好多你想也想不到的生物。或者，你可以致力減少甚至最好避免使用塑膠製品(玩具、餐具、容器等)，不得不用了，也請好好的回收再利用，那麼不只游在太平洋的海龜、鯨豚以及所有大小魚類可免於誤食而死，人煙罕至的南北極動物(如大家都愛的北極熊與南極企鵝)也可免於世紀之毒戴奧辛的殘害，甚至在遙不可及的中途島上，信天翁寶寶也因此得以不死於一肚子消化不掉的塑膠垃圾。又或者你可以把要去買放生動物的錢捐給

有公信力的環境組織，因為，他們可能正在海上為你放生早就被捕撈過度的遠洋魚類與鯨豚，或幫你打擊污染源以解救更多的溪河湖沼與海洋生物。當然，你也可以親自加入你喜歡的社團組織，重新學習認識你所處的環境，那你就會看到有多少苦難中的生物在等待你的救援。又或者，當你下次遇到不知道要放生去那兒的動物時，可以麻煩先送到有公信力的動物收容中心，或問一下相關背景的專業人士與學者，千萬不要偷偷摸摸的亂放。如果這些你都不喜歡，那麼至少請你把佛書拿出來，重新問問你自己，什麼是慈悲？也許，真正需要被放生的，就是你的心而已。🙏